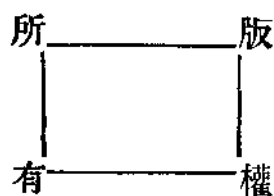


莎氏比亞

莎士比亞

實價大洋四角

(外埠酌加郵費運費)



譯

述

彭

兆

良

出

版

中

華

新

教

育

社

發

行

中

華

新

教

育

社

分

售

民

新

書

局

局

上海四馬路石路口

上海愛而近路德潤坊

各省世界書局

譯者小言

沙士比亞！沙士比亞！這名詞幾乎神祕似印在我們青年的腦海裏。我們無論讀些什麼關於文藝上的東西，常瞥見引證或評論沙氏的話。所以介紹乃是當務之急。然介紹沙氏的作品，真非易事，他的句和意義是這般的美而深微，他的結構是這般繁複，非專門者常不能道其隻字。還在我們以平素最多機會遇到的大作家，而最少了解着，無論怎樣，總不能不算是一樁大憾事。這本小冊子原著者是這方面的權威者，以我觀，有些處評述確是極精，足為不知沙氏者一讀，所以不揣冒昧的譯出以介紹了。期打破我們讀書界關於沙氏的神謎，想亦為一般讀者所歡迎罷。

除二三劇外，譯者加附本事各一，期觀者能就事對照而義更明確。其用文言，別意，不過為節省篇幅已爾。

沙士比亞與其戲劇

英國

哈列生原著
逸民譯

生平

後世作文學批評實是很難的。詩名的火焰熾於一代，至次代却死成冷灰了；但自三世紀來，沙士比亞底大名猶是這般穩固，他曾被視為英吉利人種天才底最高表現。約翰生說：『時間底流，接續地衝破可溶解的別幾位詩人的軀織物，但不能傷害沙士比亞底堅石。』

他幸而生於一個偉大時期裏，但這不是他底大名致因；幾位和他同時的作家，生而一樣名譽的，到現在不過為一些專門學生所知罷了。人之常情厭舊喜新，如果沙士比亞在英國著作家中仍被讀得最普遍，這是因為他有藝術家底最大天才，有從環境和情形的礦苗裏陶出人性底金質的才能而已。

至於崇拜沙士比亞者相殺分成派別，就中最重要的爲學派，批評派，和戲劇派。三派同認其高才，但每派却互相攻訐，紛異其議。

學派持說沙士比亞已死有三百餘年了，他寫的許多字義祇被專讀者所懂著罷了。戲劇派則稍廣，宣布說，沙士比亞自己是一劇員，他寫了原爲劇台底表演，不能分作派別研究，祇有演劇者才配批評。反之，批評派以爲沙氏是知識底寶藏，學者與演劇者都不能獨承其全部真理，這般的大才自應有目共賞。每派各有理由，可互相補成；然沙士比亞果非任何一派所能專者。

看劇和誦讀有着異樣的經驗，大多爲舞臺寫着的劇本未必在讀時便有興趣，在沙士比亞底劇本上兩者却是相得而益彰。哈姆雷德或是劇，或是詩，或是一種教本，毋庸辨着；三者同時包含的，決非任何那種所能盡竭。

惠靈，沙士比亞一五六四年四月生於滑惠克哈爾 (Warwickshire) 的斯脫拉霍 弗拉福 (Stratford-on-Avon)。父約翰，沙士比亞一五五七年娶着農女瑪來，亞當爲

妻，約翰執業頗多：爲農夫，手套商，兼木商，這時在經商上很成功，曾爲斯脫拉霍的公民領袖之一。不過後來商業失敗了，有些時是陷於窘境。

就習慣上沙士比亞當進過斯脫拉霍底文法學校，自沒疑問；不過其童時和在青春期却沒有固定的生活可以知道罷了。當十八歲半，以特例和鄰境的農女海賽活（Anne Hathaway）結婚——顯然是匆促的。海長他八年。六個月後生他倆第一個孩子秀旦納，Susanna一五八五年，復生雙生子，海納脫及仇斯翟斯。（Hanneh Judith）後便破裂了。

迨一五九二年秋，始被擬嘲爲『披有美羽的初發長成的一隻牡雞雄心向着戲劇，假設他那時能寫出一首無韻詩來，可勝過你底最佳的。』這時，他始被擬爲在文學上初露頭角。

約莫八五年至九二年間，沙士比亞離開斯脫拉霍故鄉而至倫敦作演員，稍稍受人注意。俗傳他走出是不得已，因竊本處富人，查莫士，獵士爵士園中的鹿而被捉

任。次年春季，發表第一首詩維納斯與亞當尼士，呈於年青的沙生伯爵，大蒙讚譽。一年後又以第二詩獻於沙生伯爵，并寫了這些感激的話：『我得你榮寵的推許的保證，蕪作實是不配，決能行世無疑了。凡我所曾做的是你底，凡我所欲做的也是你底；我便以全部中自有的一部分，一併獻於你罷。』這兩詩才是著名的。

一五九三年，大疫，結果劇場歇業差近一年。疫止，沙士比亞重回劇台，和Chamberlain 伙伴就蕭里突西的「大劇場」Theater 同作三年，這時起他便開始寫他偉大的劇本了，他底朋友波伯克排演的。此期是列且特第三，列且特第二，夏夜夢，羅米屋與朱莉脫，及文尼斯的商人。一五九七年同伙伴改隸，Curtain 大底先演一，二部亨萊四世，亨萊五世。于是卜地於少斯准克自己建造「環球劇場」，Globe Theatre 這於一五九九年落成。

沙士比亞現在聲譽突起，收入頓豐……他被列為時代中的大作家之一，至有人比之於古人者。環球首演的是烏有子虛之煩惱，第十二夜，憐卿憐我，後五年接排

該撤，哈姆雷德，麥克伯士，屋維洛和里亞。一五九七年購故鄉斯脫霍的最高巨的房屋曰「新地」。此時併爲環球劇場的主要股東，每年進款，有七百六十磅，當時視爲驚人的巨款。

一六〇三年女王伊麗沙白死了，Chamberlain 劇人同被詹姆士王召去，于是被稱做「王底人」了。現在他們列有官號，不但爲社會的貴人，且躬爲王服務，他們底事業更見興盛。在女王時演劇雖優，然頗存戒心蓋，他們不見容於有力者，僅許存在罷了，至少，他們非遇特殊寵遇時，不被召進宮的。現在一切改變了，「王底人」常奏演於王宮中了。屋維洛和里亞先後在那裏排演。

一六一一年沙士比亞從劇場退去；在斯脫霍享樂餘年，偶或跡蹤於倫敦而已。自然他仍和伙伴的演員往來，曾亦爲他們寫過一劇。

他底兒子海納脫早殤；長女秀旦納嫁於約翰霍爾，爲英國西首最著名的醫生；仇突斯一六一六年結婚，時已三十歲了。

沙士比亞一六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乃逝。遺囑於三月前立就。以長女承繼大部財產，爲「新地」之主者；次女受金三百鎊，寡婦未曾提及，除在後邊附寫一二行，她可得已用了的床及家具而已，不知是屬好意或鄙賤，後世未有定論。他并以若干金遺其伙伴，備購紀念戒指。葬於斯脫霍教堂的祭壇處，香客費六便士可敬謁這位詩人并讀其殘碑。那裏遺像是惟一可確信着的容像了。

一六二三年，死後之七年，始有他戲劇全集出世。戲目上附有幾近의日期如下：（即新版）

劇名	初版期
一五九三年前	
<u>亨萊六世三部</u>	新版
<u>Titus Andronicus</u>	1594
<u>愛底勞工底失掉</u>	1598

范洛那兩紳士

錯誤的喜劇

一五九四——九六

約翰王

奸人之制服

列且特三世

羅米屋與朱莉脫

列且特二世

夏夜夢

威克商人

好有成果

一五九七——一六〇〇

新

板

新

板

新

板

新

板

1

5

9

7

{ 1
1 5 9 7 (盜板者)

1

5

9

7

1

6

0

0

1

6

0

0

新

板

亨萊四世 第一部

亨萊四世 第二部

五世

惠特叔底諸怡快婦

烏有子虛之煩惱

十二夜

憐卿憐我

一六〇一—〇八

該撒

哈姆雷特

麥克勃

屋雖洛

1 5 9 8

1 6 0 0

1 6 0 0

1 6 0 0

1 6 0 0

新 板

新 板

新 板

新 板

1 6 0 4

新 板

1 6 8 2

(盜板)

(盜板)

Troilus and Cressida

1 6 0 9

以計制計

新 板

里 亞

1 6 0 8

Timon of Athens

新 板

Antony and Cleopatra

新 板

Carolanus

新 板

神示

1 6 0 9

一六〇八年後

青伯林

新 板

冬日故事

新 板

暴風雨

新 板

亨萊八世

新 板

這是沙士比亞很簡單的概狀。這誠是中產階級平正通達，謹慎的英人底傳略，對於爛熯的心不能不使其失望的。但這也無傷，因為一個人除非『在餐時猶疑，或見債主打顛，必不傷於幻想或遠思，』如他更何害乎爲藝術家。所以，沙士比亞平凡的生活實毋勞代慮。但外生活無足重要；什麼有價值的是他心底記錄，而這都從戲劇裏映出來了。每人深讀他底劇本必能知道他如像誰人，他底批評，如果不存偏見，將會說：『這沙士比亞是一人很像着我樣呢；不然他也能懂得我特別的問題這般真確麼？』

臺技

沙士比亞底技術是從最好的學校，舞臺上學來的。伊麗沙白時的劇場和近代戲院相較，殊屬簡陋。場設於露天，用日光開演。有觀衆或立於臺的周旁或坐於檻內。臺高立庭中，這樣每一演員可給各方瞧見：上面則障以蓬蓋略避風日而已。後

邊有壁，啓雙門，以爲演員出入之口。居中有一內臺隆起，掩以幕，啓幕則用作爲書齋或山洞的佈景。但也沒有一定的用法，大概視其施得其宜罷了。在門底出口處，設有長壇幾與觀衆的看臺相接，亦爲應時所需，例如蒲格來底城牆，或恩通納的墓，或朱莉斯底病榻便是。

戲衣奢豪而美，各有特色，應一般的需求。在一五九八年凡係崇高的人，衣上則繡有這些名目：「一塊石」，「山洞」，「地獄口」，「羅馬城」，「兩草岸」，「一馬與足」，和「兩口棺」，而輔助的花式猶自不計呢。

沙士比亞自己是一劇人，最懂得這些作用，因爲是劇人，所以又極透澈於其臺作佈景的限止與利用。爲寫了適應於伊麗沙白時劇場之用的他底劇本，不適於近世採用，果無怪其然。蓋劇場特色範圍他底工作於幾種固定方法中哩。

前臺突出。演員可達觀衆的中段。他顯明地同聽衆講，向他們說着，並不如近代假裝與他們無關的。所以，即用「獨語」也無患其不適用，當一個角色被遺留下

來對他自已特殊的問題有所思慮，甚而對於一些更普遍的問題如自殺，榮譽，酗酒之害發表着意見。即冗長的演詞，（這在近代已是不用了，除非伯納蕭的劇本裏）也無害於採用的。

沒有幕幔的設置，以應佈景或變換的需求，當每景開始或結尾時不得不顯然從門進或退，這樣，景在最緊張時果沒機會得使之結尾了，實際上，大多的結局是有餘波的，喜劇則用婚樂，悲劇加用喪樂。死屍是一問題，因為即是末景最淒慘的情景裏，也須足夠的生者留以移去這傷害者的。沙士比亞極是妙想。在哈姆雷特裏，霍丁勃拉和其衆於近結局時突然出現，于是死者便在喪樂哀號中負在四人肩上去埋葬着了。如果施於現代舞臺上，將這小餘波節去，效力便會減損的。

後臺設置樸陋，與前臺小景相連，可變着多樣的景象。自然所謂場景不過略示概狀，當不如近世佈景的窮工追肖。如一殿用示皇宮，茅亭示着菜園，祭台示着教堂，一些假樹示着森林。近代劇中，場景在一本裏邊不過變換三四次罷了，所以每

景延時甚久。但沙士比亞却不受這種限止的。他底劇時在二十景以上，最長的如恩通納與克洛貝脫拉至在四十景以上。所以場景變換得這般迅速，不得不用動作來分，以代場景實際的轉變了，蓋專從能合用的景物中表演其動作的。在一本沙劇詳本上，有註明每場的所在地者。但『膠柱刻劍』當然也無須。因為沙士比亞是『人景』而非『地景』呵。當亨萊王坐在殿上，這是皇宮；佩着箭袋便算是沙場了；因重要的是王，不是地。

但這在讀者却可專致其想像於各種角色上，而不必再顧慮到場景，似乎更是愉快的的事了。

沒有劇臺上的錯覺，尤其是真景和日光，不容絲毫虛假於其間，所以欲造成月的，春或冬的特別景象，端藉語言上的效力了。欲使對話適於劇中景象，他曾選用詞之藝術以呈現於聽衆的想像。為供應這些需求，以提高情趣，詩是合用的。散文祇用在較下或較低的情調中罷了。

喜劇

在一六二三年的沙氏全劇「新板」上，其劇被區作三類，喜劇，歷史劇，和悲劇。這種分法自不免強制，排列是屬機會，但自來的批評家曾從新板而知道喜悲劇的主要之分，我們即可從「新板」的編者以便討論罷。

在沙士比亞開始寫作的時候，英國批評界尚未有多大進步。真的，在幾篇伊麗沙白時的論文中，賽德納氏詩辯是最重要的了；然而殊少新見，即在詩辯上，賽氏亦從亞里士多特和意大利「再興運動」的批評上取其大部分意。如書生見解，他執信一切文學須有一種高尚的和道德的目的；他反對英國喜劇，因為「我們底喜劇作家設想除笑外無樂，」他要求「喜劇之一切目的不僅在這般可鄙有如激起笑這件東西，但和這混合了的，却有一詩底真目的，那愉快的教訓。」